

GASTON BACHELARD

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



法 兰 西
思 想 文 化
丛 书

梦想的诗学

【法】加斯东·巴什拉 著

刘自强 译

生活·读者·新知 三联书店

GASTON BACHELARD

LA POÉTIQUE DE LA RÊVERIE



梦想的诗学

[法] 加斯东·巴什拉 著

刘自强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想的诗学 / (法) 加斯东·巴什拉著; 刘自强译.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4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978-7-108-05714-3

I. ①梦… II. ①加… ②刘… III. ①诗学—研究 IV. ①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8347 号

特邀编辑 张艳华

责任编辑 李 佳

装帧设计 康 健

责任校对 龚黔兰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 数 182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40.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前身为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与三联书店合作，翻译出版“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丛书自 1996 年问世，十余年间共出版 27 种。该书系选题精准，译介严谨，荟萃法国人文社会诸学科大家名著，促进了法兰西文化学术译介的规模化、系统化，在相关研究领域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想必当年的读书人大多记得书脊上方有埃菲尔铁塔标志的这套小开本丛书，而他们的书架上也应有三五本这样的收藏。

时隔二十年，阅读环境已发生极大改变。法国人文学术之翻译出版蔚为大观，各种丛书系列不断涌现，令人欣喜。但另一方面，质与量、价值与时效往往难以两全。经典原著的译介仍有不少空白，而填补这些空白正是思想文化交流和学术建设之根本任务之一。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决定继续与三联书店合作，充分调动中心的法语专家优势，以敏锐的文化学术眼光，有组织、有计划地继续编辑出版这套丛书。新书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推出国内从未出版过的经

典名著中文首译；二是精选当年丛书中已经绝版的佳作，由译者修订后再版。

如果说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灿烂的文化，那么今天在全球化消费社会和文化趋同的危机中，法兰西更是以她对精神家园的守护和对人类存在的不断反思，成为一种价值的象征。中法两国的思想者进行持久、深入、自由的对话，对于思考当今世界的问题并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具有弥足珍贵的意义。

谨为序。

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1
---------------------	---

导言	1
----------	---

第一章 追寻梦想的梦想词的梦想者	37
------------------------	----

第二章 追寻梦想的梦想“阿尼姆斯”与 “阿尼玛”	73
-----------------------------------	----

第三章 向往童年的梦想	126
-------------------	-----

第四章 梦想者的“我思”	188
--------------------	-----

第五章 梦想与宇宙	224
-----------------	-----

译后记	279
-----------	-----

导 言

方法、方法，你要求我什么呢？你确知我已吃下无意识之果。

儒尔·拉福格《传奇式的美德》

1

为补充我在以往的专著中对诗的想象力所做的论述，在最近一卷书中，我们试图指出现象学的方法对这一类探讨所具有的价值。按现象学的原理，问题在于充分阐明通过诗的形象对值得赞叹的主体所产生的顿悟。^{〔1〕}现代现象学试图将之加诸所有的心理现象的这种意识领悟，在我们看来，使某些经常只具有不可靠的且短暂易逝的客观性的形象，增添了

〔1〕 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兴起的一种哲学运动。它的主要代表为埃德蒙·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单纯的主体，也不是单纯的客体，而是两者的相互关系，是主体向客体投射的“意向”（胡塞尔语）。——译注

持久的主观价值。现象学的方法在促使我们有步骤地观照我们自身，并对诗人所提供的形象努力作出明确的意识领悟时，引领我们尝试与诗人的创造意识进行交流。崭新的诗的形象——一个极其简单的形象！——因此很自然地成为一种绝对的起源，一种意识的开始。当诗人作出宏伟的发现时，一个诗意的形象能够成为一个世界的萌芽，一个呈现于诗人的梦想前的想象天地的萌芽。面对诗人所创造的这一世界，惊奇赞赏的意识极真纯地开启了。当然，意识是用于更宏伟的壮举的。当意识从事越来越协调的工作时，它越是雄健有力。尤其是“理性意识”始终使现象学学者深感其难解的性质：即说明意识如何能贯穿于一系列的事实中。相反的是，当想象的意识面对一个孤立的形象时，它承担巨大的责任却较小，至少乍看起来如此。因此，把想象的意识看作是对孤立的形象的意识，可能为现象学学说的基本教学法提供一些新的主题。

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着一个双重悖论。不知情的读者会问，为什么你使一卷有关梦想的书承载现象学方法这一沉重的哲学负荷呢？

同时，职业现象学学者也会说，为什么选择形象这样游移不定的材料来阐明现象学的原理呢？

一切似乎都将更为简单，假若我们按照心理学家的良策——描述所观察的对象，测定不同的层次，划分各种的类型——心理学家所看到的是孩子想象力的诞生，老实说，他们却从不考察想象力是如何在一般成年人身上消失的。

但是，一个哲学家能成为心理学家吗？当他带着所有

必需的热情进入价值准则的领域时，他能抛弃他的自豪而只满足于确认事实吗？今天人们常说，哲学家总是“处于哲学的情境中”，有时，他自认为一切从头开始，但可叹的是，他只在继续而已……他曾博览如此浩瀚的哲学书籍！在研究、讲授这些论著的托词下，他已歪曲了多少“体系”！当黄昏降临，他不再授业时，他认为有权利将自我封闭在他所选择的体系中。

我就这样选择了现象学，期望以新的眼光重新探讨我曾由衷喜爱的形象，它们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的记忆里，当我在梦想中与它们重逢时，我已不再明白这究竟是回忆抑或是幻想。

2

现象学对于诗的形象的要求很简单，这就是强调它们的开源功能，把握它们的独创性存在，并因此而从神奇的心理生产力，即想象的生产力中获益。

然而这一要求——要求诗的形象成为心理根源——可能是极其生硬的，假若我们不能从各种扎根最深的原型^{〔1〕}的差异中找出一种独创性的功能的话。既然我们要以现象学学者

〔1〕 根据心理学家 C. G. 荣格的理论，原型是一种来源于集体无意识的普遍的心理结构，这种集体无意识出现在神话、故事及所有的想象的作品中。——译注

的观点来深化惊喜赞赏的心理现象的研究，那么一个美妙的形象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研究的精确度。任何新颖形象所具有的精美，均能重新激起某些本原，能使惊喜赞赏的喜悦再现并成倍增长。

在诗歌中随着惊喜而来的是言语的喜悦。这种喜悦，必须从其绝对的实证性中获得。诗的形象，作为语言的一种新存在而出现，完全不能按普通比喻的模式，视之为发泄受压抑的本能而打开的阀门。诗的形象如此辉煌地照亮了意识，以致寻求先于它的潜意识活动只能是徒劳无益的。至少现象学的建立，意在把诗的形象的本身存在视为对言语的不可置疑的征服，而与先于此的存在断然决裂。假若听信精神分析学家，人们就可能将诗歌描述为一种壮丽的语无伦次。但是热情激昂的人并没有弄错，诗歌是言语的前途之一。在试图从诗歌的高度去提高对语言的领悟时，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我们碰到了具有崭新言语的人，这种言语不局限于表现思想或感觉，而是试图去开拓未来。我们会说，诗的形象以其新颖开辟了语言的未来。

与此相关的是，在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诗的形象时，我们似乎自动地经历了精神分析，我们似乎能够以清醒的意识抑制我们以往的对精神分析学的成见。作为现象学学者，我们感到摆脱了我们的偏好——这些偏好把文学趣味转变成为习惯。由于现象学对现实性的优先重视，我们全神贯注于诗人提供给我们的崭新形象。形象呈现在眼前，在我们脑海中，并远离曾在诗人的心灵中培育过它的过去。我们无须关心诗人的“情

结”^{〔1〕}，无须搜寻他的生活历史，一旦某个简单的形象以其丰富的变异揭示其诗的价值时，我们是自由地、完全无拘无束地从一个诗人走向另一个诗人，从伟大的诗人走向平凡的诗人。

因此，现象学方法要求我们从形象最微小的变幻的根源上阐明全部意识。我们读诗并不同时另有所思。一旦诗的形象在某一单独特征上有所更新，它便会显示出某种初始的淳朴。

正是这种淳朴，当它井然有序地被唤醒后，将会赋予我们诗歌纯真的接待。因此，我们在对活跃的想象力的研究中，将遵循作为淳朴学派的现象学方法。

3

在诗人为我们提供的形象面前，在这些我们自己永不会想象到的形象面前，那种惊喜赞赏的淳朴是很自然的。但被动地体验这样的惊喜赞赏，并不能使人深入参与创造性的想象活动。形象现象学要求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创造性的想象活动。既然任何现象学的目的都在于其一刹那间实现顿悟，那么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想象力的特质方面而言，不存在消极被动的现象学。让我们排除经常发生的误解，重申现

〔1〕 在心理学中，情结（le complexe）指处于局部无意识或全部无意识中的具有强大情感力量的感情及回忆的总体，这一总体刻板地决定着待人接物的行为。——译注

象学不是对种种现象所做的经验性的描述。经验性的描述意味着主体对客体的屈从，并作茧自缚地使主体保持被动状态。心理学家的描述无疑能提供某些文献资料，但是现象学学者却应把这些文献资料置于意向性^{〔1〕}的轴心线上。啊！但愿这刚为我提供的形象为我所有，真正为我所有，但愿它成为我的创作——这便是读者自豪的极致！假若我能在诗人的协助下，亲身经历诗的意向性，那么阅读将是何等的荣耀！正是通过诗的想象的意向性，诗人的心灵才找到了通向任何真正诗的意识入口。

面对着如此勃勃雄心，再加之此书须出自我的梦想，我的现象学工程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带根本性的悖论。确实，人们通常把梦想纳入心理放松的现象范畴。只有在身心放松、无拘无束之时，人们才能进入梦境。由于梦想未引起关注，它常常也不存留于记忆中。它是现实之外的一次逃逸，而且也并不总是能找到一个稳定的非现实的世界。意识随着“梦想的斜坡”——总是下降的斜坡——而放松、而分散，因此也变得模糊难解。显然，人们身处梦境之日，并非“实行现象学”之时。

〔1〕 萨特把意向性（intentionnalité）称为胡塞尔的基本概念之一。他在他的论文集《处境 I》中（第 30-31 页，伽利玛出版社）写道：“……意识是没有‘内在’的，它只是它的外在而已。正是这种绝对逃避成为实体，拒绝成为实体的活动才使它成为意识。”他引用胡塞尔的话说：“‘任何的意识都只是某种东西的意识而已’……这种作为意识自身以外的对其他东西的意识的必然性，胡塞尔称为意向性。”——译注

面临这样的悖论，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绝对不是使对梦想的单纯的心理学研究，与确切的现象学研究之间的明显对立相互接近，而是要让我们的研究从属于我们首先要维护的哲学论断，更增强它们之间的对比。我们认为，任何一次意识领悟都是一次意识的增长，一束光的增强，一次心理连贯性的加强。这领悟的迅速及它的瞬时性可能对我们掩盖了它的发展。但是在任何一次意识领悟中，意识的存在都有所发展。意识与强烈的心理转变是同时的，这种转变将它的活力扩散于全部心理活动中。意识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人性的活动、一种人类的活动。这是一种剧烈的活动，充满活力的活动。即使随之而来的行动、可能随之而来的行动，以及本来会随之而来的行动处于中止状态，意识活动却仍然具有它完满的积极性。本书只从语言的领域来研究这一活动，更确切地说，当充满想象力的意识创造并体验诗的形象时，我们在诗的语言中研究这一活动。提升语言、创新语言、赋予语言以价值、热爱语言，这些都是言语意识自我提升的活动。在这如此明确限定的领域中，我们肯定可以找到许多例子，来证明我们的有关一切意识领悟基本增长性变化的、更普遍的哲学命题。

那么，面对诗的意识领悟的明晰及活力的增加，如若要运用现象学原理，我们应从什么角度研究梦想呢？因此，我们自己的哲学命题增加了这一问题的难度。的确，这个论断的后果是：一个正在减弱的意识、入睡的意识、漫想的意识，已不再是一个意识。梦想将我们置于不利的斜坡上，置于下滑的斜坡上。

有个形容词将使一切得到解救，并使我们能够克服心理学家初审时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要研究的梦想是诗的梦想，是被诗置于上升倾向的梦想，是扩展的意识能够追随的梦想。这样的梦想是用笔墨写下来的梦想，或者说至少是可以形诸笔墨的梦想。它已面对白纸这一广阔的天地。这时，形象开始组合、排列。梦想者已经听到写成的铿锵言语。一位我没能再查阅到的作者曾说过：笔头是脑器官。我确信这句话：当我笔走龙蛇时，我的思想却陷入了混乱。^{〔1〕}谁能归还我学童时代的美好笔墨？

所有的感官都在诗的梦想中苏醒，并形成相互的和谐。诗的梦想所倾听的，诗的意识所应记录的，正是这种感官的复调音乐。弗雷德里克·施莱格尔^{〔2〕}对语言的论述完全适用于诗的形象：这是“一气呵成的创造”^{〔3〕}，正是这些想象力的冲动，才是研究想象力的现象学学者所应努力去再体验的。

诚然，心理学家会认为更直接的办法是研究具有灵感的诗人。他会对那些特殊天才做具体的灵感研究。但是，他能因此而体验灵感的现象吗？^{〔4〕}他的关于具有灵感的诗

〔1〕 作者认为是笔在写作而非思想在写作。这正合杜甫“下笔如有神”之意。——译注

〔2〕 F. Schlegel (1772-1829)，德国诗人及学者、德国浪漫主义的奠基人之一。——译注

〔3〕 参见 *De l'origine du langage*，欧内斯特·勒南译，第3版，1859年，第100页。

〔4〕 乔治·桑 (George Sand) 说“诗歌是一种高于诗人的东西”，见 *Questions d'art et de littérature*, p. 283。

人的人文资料，只能借助于理想的客观观察外在地叙述出来。具有灵感的诗人之间的比较研究，很快将使灵感的本质丧失殆尽。任何的比较都会降低所比较对象的表达价值。灵感一词应用得太泛，不足以表达具有灵感的言语的独创性。事实上，关于灵感的心理学，即使借助于对人工天堂^{〔1〕}的叙述，也显然是贫乏的。在这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所能利用的资料太少，尤其是因为这些资料没有真正为心理学家所接受。

缪斯的概念应有助于我们赋予灵感以本体的存在，有助于令我们相信“使有灵感”这一动词具有超验的主体，然而，这一概念自然不能进入现象学学者的词汇。早在少年时代，我已不能理解我喜爱的一位诗人竟能使用诗琴及诗神的词汇。怎么能令人信服地说出，怎么能朗诵这伟大的诗篇的第一句而不放声大笑呢：

诗人，拿起你的诗琴，给我一个亲吻^{〔2〕}

这已超出了一个香槟地区^{〔3〕}的孩子所能容忍的范围。

〔1〕《人工天堂》是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出版于1860年的散文集，它描写了酒、印度大麻及鸦片所产生的效应。后来文学中对这些麻醉剂泛称为“人工天堂”。——译注

〔2〕见法国浪漫主义诗人A. 德·缪塞（1810-1857）的著名诗篇《五月之夜》。

〔3〕香槟地区是法国旧制时的一省，现分为四个行政区，位于巴黎以东。——译注

不！缪斯，奥尔菲的诗琴^{〔1〕}，印度大麻或鸦片的幽灵只能掩盖灵感的存在实质。相反，写下来的诗的梦想，已成为文学篇章的诗的梦想却是可传达的，能给予人灵感的梦想，也即说，是一种适于我们读者水平的灵感。

然而对于一位孤独的、注定离群索居的现象学学者而言，文献资料却是极丰富的。这现象学学者与书中沉睡的千百个形象相逢时，能够唤醒他的诗的意识。他对诗的形象产生了回响——按欧仁·曼库斯基^{〔2〕}如此精确描绘的现象学的“回响”之意义而言。

此外，我们应注意梦想与做梦有所不同，梦想是不能讲述的。要将它传达出来，必须将它写下来，裹挟着激情、充满情趣地写。由于将它复写下来，人们因而能更深刻地再度体验这一梦幻。我们在此所涉及的是书写爱情的领域。这种书写爱情的风尚正在消失，但是它的优点却保存下来。至今仍有这样的人，其灵魂深处坚信爱是两种诗情的相逢，两种梦想的融汇。书信体小说在争奇斗艳的形象及比喻中表达爱情。为表达爱情，必须动笔写。爱情永远写不完、道不尽。多少情人在情意绵绵的相会后，回家铺开信笺，欣然命笔！爱情从未被说尽道完，而且越是充满诗意的梦想中的爱情，越是能完美地表达出来。两个孤独心灵的梦想滋润着温

〔1〕 希腊神话称奥尔菲为古代最伟大的乐师，他的琴声能使最凶猛的动物伏在他的脚下，聆听他的演奏。——译注

〔2〕 参考《空间的诗学》，法国大学出版社，第2页。

馨的爱情。一位对爱的激情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人，在爱情的表达中只能看到一种窠臼，但是伟大的激情仍然源于伟大的梦想。如果将爱情与其整个非现实的性质相分离，那么爱情的现实性便会被破坏殆尽。

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会立刻明白，建立在对梦想者所进行的观察的基础上的梦的心理学与研究创造性形象的现象学之间的争论，将是多么复杂和难以把握，而这门现象学甚至在一名极普通的读者身上，试图重现诗的语言的创新作用。就更广的意义而言，我们认为人们也会明白，确立一门关于想象力的现象学的全部意义，因在这门现象学中，想象力作为心理变化的直接激发机制而被置于它应有的首要地位。想象力致力于展示未来。它首先是一种使我们摆脱沉重的稳定性羁绊的危险因素。我们将会看到某些充满诗意的梦想是对生活的遐想，这些遐想拓宽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并使我们对宇宙充满信心。在本书中，我将列举众多的例子来证明，梦幻使人们产生对宇宙的信心。一个世界在我们的梦想中形成，这是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这个梦幻的世界向我们揭示出，在这属于我们的天地宇宙中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在任何一个梦想的天地中都有未来主义色彩。若埃·布斯凯写道：

在一个由梦想产生的世界中，人能成为一切^[1]。

[1] 这是加斯东·皮埃尔在《时代与人》杂志中的一篇文章里所引用的（1958年3月，第62页），未标出处。